「文學,已讀」學生讀劇

文——謝韻茹 展示教育組 攝影---王川銘

44

在「文學,已讀」學生讀劇的舞臺上,沒有華麗道具、繁複配樂,臺南一中的素人演 員透過幾把簡單的椅子,一束燈光的離合,輕輕勾勒出讀劇的純粹;興國中學演出團 隊以不曾老去的「聲音」作為媒介, 重返時光隧道……



已讀之後

讀劇,是介於閱讀與演出的過渡形式,表演者必須放棄慣用的視覺線索,運用感 官、投入全身感受小說描述的舉止神態、聲調語氣,反覆揣摩人物的思想活動、心理 轉折,為了補遺作家未明白寫出的細節,對於十七、十八歲的青少年而言,相當具有 挑戰性。

「文學,已讀」學生讀劇活動,是臺灣文學館(以下簡稱臺文館)定期規劃辦理 的館校合作專案計畫。為充分將博物館資源與學校共享,擴大文學效益,每年跨界特定 主題,發掘文學可能的樣貌,例如去年以「戲劇」為主題,邀請臺南女中、家齊女中共 同合作莎士比亞戲劇表演,大受好評。今年以「讀劇」為旨,邀請臺南一中、興國高中 學生改編演出臺灣文學作品,並納入與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合辦「臺南文學季」的系列活 動,提高宣傳能見度,加乘文學魅力。

已讀之後,故事餘韻,正要發酵。

在舞臺上讀小説

「文學,已讀」學生讀劇表演於去(2016)年12月18日星期天下午2點、臺文館一樓 演講廳演出。當日貴賓雲集,臺文館廖振富館長、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周雅菁副局長、臺 南一中張添唐校長、興國高中趙效賢校長均親自出席,給予演出學生莫大肯定,並吸引 將近300位民眾索票觀賞,場面溫馨熱絡。

表演開始前,首先由戲劇工作者吳思僾老師進行「讀劇導聆」,向民眾解說何謂 「讀劇」?對於初次接觸「讀劇」的素人演員,可能經歷哪些挑戰?讓觀眾了解讀劇 基本知識。吳老師表示:「從文學文本轉化到讀劇演出,是漫長的藝術探索過程,必須 經歷反覆閱讀、討論,進而深入理解文本,從角色探討人性,再從探索中調整自己,才 能適切詮釋角色核心」。臺文館深知藝術成果並非一朝一夕,五月份便提前辦理「戲說 人生·讀響文學」教師研習營,翻動藝術土壤,培訓種籽教師,鼓勵教師將讀劇放進課 程,改變傳統教學。其中,臺南一中學生經國文老師推薦,亦共同參與研習,為讀劇表



戲劇工作者吳思愛老師於開場前進行讀劇導聆。

演打底。

對誰説再見

舞臺縣亮,一名身著襯衫、束緊領帶的年輕 男子,面無表情地從布簾後方走出,圓形聚焦燈打 在他身上,彷彿背負著即將揭曉的驚人謊言。只見 他的眼神分別朝向舞臺前方、左右兩側觀眾點頭 示意後,終於按捺不住、敞開金口說道:「慚愧啊 惭愧~想想這兩天的行徑,竟然為了幹兩件罪惡的 勾當,心裡還禁不住沾沾自喜……」輕微激動的聲 調、無奈帶點調皮的眼神,頓時化身小說主角「黃 君」。接著,舞臺指示聲響起,介紹出場人物,眾 男子魚貫走出,最後在舞臺中央並排木椅前停下腳 步,接著依序入座,沒有多餘的鋪陳,精準明快地 打開小說第一頁:《第一幕》七武士。

臺南一中的同學們反覆精讀長達萬字的〈莎喲

娜啦·再見〉,為配合演出時間限制,決定挑選重要段落,剔除次要對話,濃縮為必然存在的三幕,在半小時內簡潔有力地呈現文本轉折。故事內容看似簡單,實則隱藏各種衝突,波濤洶湧,他們選擇輕描淡寫,詮釋沉重的殖民歷史、國族認同議題。尤其,面對主角大量的獨白,充分運用聚光燈效果,做為進出內心與現實世界的開關,反映主角內心的掙扎與妥協。

在人數有限的情況下,部分演員必須身兼數 角,在戲劇老師的建議下,利用原有服裝進行增 減,作為不同角色的轉換。例如上一場甫扣好襯衫 飾演正經八百的總經理,下一場即大方脫掉襯衫、 露出汗衫扮演計程車司機;為了詮釋老鴇與妓女, 甚至向家人商借女性披肩,反串演出。

除了小說寫出的對白,演員也注意到劇本沒有 說出來的潛臺詞。例如日本人初抵礁溪旅店,準備 開設酒席,飾演「馬場」的演員以單手鬆開緊縛頸



臺南一中學生穿上襯衫打起領帶,跨越年齡與國籍,演出十七歲版本的〈莎喲娜啲‧再見〉。



興國高中改編演出作家吳明益短篇小説《天橋上的魔術師》。

項的領帶,流露一絲輕蔑。細微的小動作,不僅透 露出遠道而來的疲憊、花裡尋歡的放鬆,也暗示內 心深處仍擺脫不掉殖民心態的傲慢。

這齣戲最精彩的橋段莫渦於,日商與臺灣大 學生原本互不認識,透過黃君的居中「假譯」,反 而讓雙方互道珍重,各自帶著美好的想像與省思離 去。劇末,準備打道回府的三位日商,各有所思坐 在椅子上,有的雙手抱胸、有的低頭沉思;或者疲 倦靠在椅背上,他們究竟更愛自己的國家?抑或對 這份愛國心產生罪惡感?臺南一中同學們選擇以理 解、包容的心,試圖在盤根錯節的歷史沉痾,尋找 柔軟敏感的人性共鳴。

沒有華麗道具、繁複配樂,臺南一中的素人 演員透過幾把簡單的椅子,一束燈光的離合,輕輕 勾勒出讀劇的純粹。他們洗去了商場老將的狡猾與 匠氣,讓觀眾看見十七歲版本的〈莎喲娜啦・再 見〉,多了一份真摯、誠懇,令人低迴。

重返魔術時刻

興國高中演出團隊則傾其全力,打造一座穿越 真實與虛幻的魔術舞臺。

一幅偌大的手繪彩圖,投射在舞臺布幕,吸引 目光。那是故事發生的真實地點,位於臺北市中華 商場已拆除的天橋。為了召喚歧路走散的觀眾,共 同逼視記憶消失之處,試圖說服人們破敗中仍有直 實,停留原地揮之不去。

興國高中演出團隊以不曾老去的「聲音」作為 媒介,重返時光隧道。響徹市井的冰淇淋叭噗聲、 香腸伯賣力扯嗓吆喝、算命師徐徐揮動扇子,警察 檢舉攤販的哨聲,交織成富有人情味的聲音地圖; 不僅勾起往日情懷,也讓敘事聲線多了溫度。其 中,飾演香腸伯的演員打破舞臺界線,悄然從觀眾 席現身、走上舞臺,引起滿堂彩,掀起熱鬧序幕。

興國高中演出團隊多達十人,幾乎網羅《天橋 上的魔術師》出現過的角色,組織成更完整、有機 的讀劇小品。短短半小時,主角隨著養鳥事件的發 展,逐漸長大成人,而非著眼於斷層。整體演出充 滿流動感,穿插著過去、現在與未來, 互相呼應。 演員對於角色性格也詮釋到位,每個人走進故事的 方式,都有專屬的聲調步伐,辨識度高。例如神秘 又嚴肅的魔術師、舞步歡快卻保持沉默的小黑人、 舌燦蓮花的算命師、時而潑辣時而炫耀的媽媽,以

親切不造作的演出方式,讓觀眾在不同角色上找到 熟悉的影子。

除了角色塑造成功外,也兼顧許多細節。例如 小黑人跳舞的音樂,特地激請畢業校友針對劇情量 身譜曲,原創性高。道具的表現也可圈可點,銀色 鳥籠、人造香腸、雞毛撢子等等,歸功於幕後道具 組的支援, 甚至為演員設計專屬戲服, 提高表演整 體性與細緻度。

這是一段「遇見鳥」、「擁有鳥」,最後「失 去鳥」的故事,看似簡單的劇情,卻隱含著殘酷的 人生課題。自始至終,觀眾從來沒看見那隻籠中 鳥,這也是這齣戲的高明之處。它設下一個陷阱, 提醒我們如何定義「真實」?當所有的秘密,終將 隨時間流去無痕,還有什麼會永遠留在心底,每個 觀眾都有不同的答案。

誠如劇中最後一句擲地有聲的獨白:「多年 以後,我重新認識我的童年,那些天橋上的每個面 孔,那些由謊言包裹的話語,一如魔術,全都停留 在那個魔術時間裡,安安靜靜,不被驚擾」。興國 高中演出團隊,以細膩早熟的演技,成功挽留時 光,讓觀眾暫時待在此地此刻,打開心中緊閉的鳥 籠,允許感情出界,讓想像自由。

座談與迴響

演出完畢後,吳思僾老師邀請兩校演出學生 上臺,與現場觀眾分享演出與籌備心得。臺南一 中同學表示,為了尋找適合改編讀劇的小說,幾 平翻遍學校圖書館有關臺灣文學的作品。經由這 次讀劇演出,不同於過去視覺閱讀的刻板經驗, 特別注意到聲調、手勢及肢體語言在小說裡代表 的意義,是寶貴的收穫。興國高中以全校海選方 式挑選適合的演員,出線者可謂百裡挑一,無論 在外型、個性或氣質上相當符合角色設定。此 外,還特地招募美工設計與團隊助理,成立完整 的劇組,加深團隊向心力。

觀眾除了肯定同學們的精彩演出,也把握機會 提出問題,進一步交流。例如《天橋上的魔術師》 為何設定三位敘事者擔任旁白? 興國高中回覆,其 實三位敘事者皆為同一人,分別代表孩童時期的主 角、當時的主角,以及長大成人的主角,以不同 階段的視角回顧這段故事。也有觀眾對於〈莎喲娜 啦·再見〉這篇具有民族意識的小說感到好奇,置 身「全球化」下是否仍然適用?臺南一中同學表 示,小說不是要告訴我們什麼是對或錯,而是如何 以寬容的角度來處理複雜的國際情勢。廖振富館長 也特地上臺,以學者角度分享他對於日本時期臺灣 文學的看法,為在場民眾上了一堂特別的臺灣文學 課,獲益良多。

故事說完了,透過交流與分享,又打開新的篇 章,興味盎然。讀不完的臺灣文學,一頁續一頁。又



廖振富館長與演出學生座談。

註 當天表演影片已上傳至本館臺灣文學網/影音屋/讀劇推廣:http://tln.nmtl.gov.tw/ch/index.aspx,歡迎上網瀏覽。